



柳文別集上

非國語序

左氏國語其文深閑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 三十一篇

滅密周語

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

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
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
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國語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云將何以求福用人王不
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千姜氏之戎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節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
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
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
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
勸矣啓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

耘實之堅好也得其穫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
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
以爲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爲
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
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
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
之

三川震周語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
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闢自竭月

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
則惑夫釜鬲二音歷而爨者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哇汲
而灌者必衝盪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爲也猶
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窮以頽音洞軫
轉乎其中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
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
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旣陳於
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
之爲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
爾也

料民周語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云云且無故而料民天之
所惡害於政而妨於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
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
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
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云爾
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况爲大妄以諉乎後嗣
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
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
盖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周語

有神降于莘云使率狸姓以獻焉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鳴乎莘者以君蒿悽愴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胃見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為書不待片言而正誕彰矣

聘魯周語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魯云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後

歸告王曰叔孫東門其亡乎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亦泰侈不可以事三君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可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今時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登年載壽之數如之何而準

叔孫僑如周語

叔孫僑如聘王孫說言於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殆請之也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

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凌者也
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興怨於魯未
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凌則可矣方上而
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郟至周語

郟圻逆至告捷于周王叔簡公相說也單襄公曰兵在其
頸者其郟至之謂乎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郟至歸明年
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

非曰單子罪郟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
逐楚卒咸以為姦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左氏
在晉語言免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

取乎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
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淫暴變竊構以利其室
卒及於禍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
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
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斯固不
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周語

柯陵之會單音善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郟錡音見其語

犯郟音切見其語迂郟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

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郟當之齊國亦將與焉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

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
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
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謫耶

晉孫周周語

單襄公以告頃公必善晉周云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非曰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數豈德義
之言耶又徵卦夢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穀洛闢周語

穀洛闢將毀王官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王卒壅之及
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

室逐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官而勿壅則王
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譏
者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闢而
徵之也

大錢周語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不可云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
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
害也就而言之孰為利曰幣重則利曰柰害農何曰賦
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

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
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
其爲書皆類此矣

無射周語

王將鑄無射音單襄公曰不可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
詞曰口內音味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
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
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
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其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
易之名有過憲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而伶州鳩又

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
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
定知風俗和恒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
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
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
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
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
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
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周語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
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紆物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
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
出自天黿大姜之姪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
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爲証聖人
亦大矣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大族布令無射
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是大武之聲也州
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
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
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

憲左父立於綴皆大武之形也夷則黃鍾太簇無射大
武之律變也

城成周 周語

劉文公與襄弘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爲政將合諸侯衛
彪僂見單穆公曰襄弘其不沒乎襄叔必速及魏子亦將
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孫實有禍是歲魏
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襄弘及定王劉氏亡

非曰彪僂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其後牛思黯
作訟忠襄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
巫之無恒者之言也追爲之耳

問戰 晉語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云云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闔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士卒之熟練者眾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

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

篇中

躋僖公 魯語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

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其葬也

焚煙徹其上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莒僕 魯語

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

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云云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

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 魯語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縑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贖羊 魯語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

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骨節專車 魯語

吳伐越噍會稽獲骨節專車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為魯語也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磬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 齊語

桓公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其
以為奉鹿皮四箇垂橐而入糴載而歸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
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於諸
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
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
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
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為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

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馭陋民也非恒用而徵
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
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
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恠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
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晉語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

非曰舉斯言而觀之則愚誣可見矣

公子申生晉語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間父之愛而嘉其既有不忠
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晉語

敗狄于稷桑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已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覩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奸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不鄭曰君為我心里克曰中立晉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晉語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舟之僑以其族行適晉

非曰號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晉語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號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

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晉語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死矣云是歲獻公卒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王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爲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晉語

里克欲殺奚齊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云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以爲者有是夫間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予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歟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不食其言然則爲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與其進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許止也隱忍焉耳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

一秋者官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

柳文別集上終

柳文別集下

非國語下 三十六篇

狐偃晉語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

可云秦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

可云

非曰狐偃之爲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

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爲多言無足采者且重耳

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

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

蒙福兄弟爲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

耳乃始俛俛焉遊諸侯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
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禍然耳非計之得也若重耳
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
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爲諸侯之孝
又何戮笑於天下哉

輿人誦

晉語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得之而徂終逢
其咎喪由不懲禍亂其興既里平死公墮於韓郭偃曰善
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

非曰惠公里平之爲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
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也

葬恭世子

晉語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臯達于外國人頌之曰云歲
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
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于人矣
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人矣若入必霸于諸侯其耿
光于民矣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人
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爲
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

殺里克

晉語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郭

偃聞之曰不謀而諫不圖而殺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離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離天之禍無後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于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獲晉侯

晉語

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繫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耻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

君而質其適子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繫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既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于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雖卑猶是王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亦大矣棄至公之道而不

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晉語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晉語

過五鹿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此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土其以戊甲云乎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疇枕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懷嬴 晉語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為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楚 晉語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晉八筮史占之曰皆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圍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未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晉語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沉之說贅矣

命官 晉語

胥藉狐箕藥郊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晉語

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云云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晉語

鄭人以贍與晉晉人將烹之贍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違親云云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耄故以至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為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晉語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離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而致之

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恒也恒固在久若為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為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趙宣子晉語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宣子執而戮之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為死曰雖就為辱

猶不可以為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
以死討也

伐宋 晉語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 云曰是反天地而逆

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
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
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
可用者

鉏麇 晉語

趙宣子驟諫公使鉏麇賊之

非曰麇之死固善矣然而趙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
其為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邪
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殺之
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賊之悔過
者賢可書乎

祈死 晉語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 云

非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

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長魚矯 晉語

長魚矯既殺三郟乃脇欒中行 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

不可益也云乃奔狄三月厲公殺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爲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夫

戮僕晉語

公子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

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爲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柰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叔魚生晉語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叔向之母

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逐欒盈晉語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

云陽畢曰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

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

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弑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 晉語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既言之矣 見前卷

射鷄 晉語

平公射鷄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必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于顏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論胡乃反徵先君以耻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已也

趙文子 晉語

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君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鑿和 晉語

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鑿國其次鑿人固鑿官也

甘酒者音有一于此未或不忘且禹何以惡音

怠偷實死咎之也 不終則孔子對魯哀 表邦之言亦の凡矣

非曰和妄人也非詆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鑿之所取在榮衛合脉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語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魼殛于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云云

非曰魼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熊也能之說好事者為之凡人之疾鬼動而氣盪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晉語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行刑

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云云宜及於難而賴武

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

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

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前之言曰欒書殺厲

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

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

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

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晉語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或請以畔穆子不受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庶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教 晉語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云吾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講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教

董安于 晉語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今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耻受賞者耻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為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對焉則滋不可

祝融 鄭語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叶風以成樂物
生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履墜之不暇堯之
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豷韋世伯夏商今
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
耶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鄭語

桓公曰周其弊乎對曰始必於弊

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惡暗昧近頑
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以取其必弊焉可也
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怪者之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

也

嗜芟楚語

屈到嗜芟將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
薦芟屈建命去之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為
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
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邊是故不為非禮之言齋
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逆
也

祀楚語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

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
非曰夫祀先王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
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楚語

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
神無有怨痛於楚國

非曰圍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
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覲之
妄者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吳語

伍員伏劔而死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鬪間以道故由
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救者
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拏累於人而又入以卽死是
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
其謬耶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盡之而反分爲二
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
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
多雜蓋非出於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
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
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乎余黜

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柳文別集下終

